

余生漫漫， 遇你不晚

yu sheng man man
yu ni bu wan



绿桥乔——著

• • •

宠爱入骨的二见倾心
甜蜜爆棚的都市言情文

当IT高管乔扬
再遇工作狂苏玳玳

有生之年
幸而遇你
铁马冰河
全是你

如果时光倒流，
我一定在初遇时，
就说爱你。——



余生漫漫， 遇你不晚

yu sheng man man
yu ni bu wan



绿桥乔 ——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余生漫漫，遇你不晚 / 绿桥乔著. --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8.12

ISBN 978-7-221-14991-6

I . ①余… II . ①绿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9834号

余生漫漫，遇你不晚

绿桥乔 / 著

出版统筹：陈继光

选题策划：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：潘 媛

特约编辑：廖晓霞

装帧设计：Insect 蔡 璇 西 楼

封面绘制：麋 鹿

出版发行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（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：550081）

印 刷：长沙鸿安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：250千字

印 张：9.5

版 次：2019年3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221-14991-6

定 价：36.80元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微信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：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：0731-82755298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· 001

/ 离婚后中五十万大奖 /

第二章 · 011

/ 人生若只如初见 /

第三章 · 024

/ 岁月长长 /

第四章 · 037

/ 你应该是一阵风 /

第五章 · 048

/ 你和我相逢在夜晚的海上 /

第六章 · 060

/ 琴挑 /

第七章 · 077

/ 拂面的春风里，你来了 /

第八章 · 091

/ 变故 /

第九章 · 115

/ 偏偏 /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十章 · 142

/ 人间清欢 /

第十一章 · 167

/ 抱怨没用，抱我呀 /

第十二章 · 178

/ 疾风起 /

第十三章 · 203

/ 不是冤家不聚头 /

第十四章 · 224

/ 请选我 /

第十五章 · 240

/ 不可及 /

第十六章 · 265

/ 山川与湖海，日出到日暮 /

第十七章 · 281

/ 它真讨厌，只有一点好，爱你 /



[1]

“你说我是该哭还是该笑啊？”苏玳玳气闷地跟表姐打着电话，两只眼睛红肿得不成样。

电话那头，表姐林雯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，说不清是心疼还是恼：“当然该笑了。你中了五十多万呀！而且还甩了那个不负责任的臭男人，是天大的好事！”

只是颇为讽刺的是，苏玳玳虽然中了彩票，可是她刚离婚。才结婚一年多啊，她的婚姻就玩完了。

五十多万除去交税，拿到手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钞票。用林雯的话说，比那些个虚情假意的人好多了。听了林雯的话，苏玳玳此时不知是喜是悲，但若有的选择，她情愿要回她老公啊！

那边的林雯却嚷嚷开了：“该请吃饭，请吃饭了啊！”

“表姐，你能不能有点良心？你妹妹刚离婚，心里疼得厉害！”苏玳玳揉了揉红肿的眼睛，只觉一吸气，连嗓子眼也是痛的。

“得了吧！你能如此说话，就是没事了。心疼？要不要我给你揉揉你



那小心脏啊？”顿了顿，林雯接着说，“其实呀，说得难听些，离了好。有些人、有些事，还是早看清点好。”

这番话，让苏玳玳再次陷入了沉思。

其实，她也并非没有半分错处。如今的社会竞争如此大，宋子衍的压力是很大的，而作为妻子的自己竟然没有察觉。

如今想来，自己与他之间，是早存了嫌隙。苏玳玳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短的发、圆的脸、红肿的眼，确实是招人厌的。

“那女人一定很妩媚漂亮吧？”她叹。是的，宋子衍是有了别人，所以才要和她离婚。

“喂喂？你嘀咕什么？”林雯有些担心地叫了起来。

“没……没什么。先这样，不说了。”苏玳玳刚想挂电话，突然记起了什么，又抓起了电话刚要说话，就听到电话那头林雯悠长的呼吸声，原来她还在。心里涌起了一片暖意，苏玳玳说，“表姐，谢谢你。”

林雯还是挺担心苏玳玳的。

于是，她飞一般地赶了过来。

可是跑到了苏玳玳家，却找不到人，就连电话也打不通了。

原来，苏玳玳一个人待在家实在苦闷，就到小区附近随便逛逛。

她已经关在家里，一整天没吃过东西了。

小区门外不远处，就有一家馄饨店。

干净整洁的小铺面，老板笑容可掬，馄饨鲜香扑鼻。苏玳玳站在店铺的玻璃窗前，茫然地看着里面的人。

忽然，身体被猛地一牵扯，苏玳玳还没反应过来，装了手机和钥匙的小包就被歹徒抢跑了。

“抢……抢劫啊！”苏玳玳要追，可有一个身影比她更快，猛地从她身后而过，猎豹一样冲了上去。她只能看见一个黑色的身影，腰长腿长。

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歹徒已经被那人掀翻在地。

那场面，真震撼，简直快如闪电。

苏玳玳还在发呆，就见一个高大的男人朝自己走了过来。他的声音醇厚、温暖：“给你。下次小心些。”

她还在走神，只是呆愣愣地伸手去接小包，可他却不放手，甚至他的指腹，还不小心地擦过她的手背。她抬眸瞧他，只见他笑了笑：“刚才你一直看着馄饨，饿了吧？”

于是，他对老板说了一句：“来一碗馄饨。”并付了钱。

一句话，把苏玳玳说得囧死了。她这才发现，自己只穿了一条荷花领的碧色小花居家睡裙就出来了。

她刚要说不饿，他就笑着推了推她，将她按坐到椅子上。老板的动作很快，一碗鲜香的馄饨已经放到了她面前。

“吃吧。”他依旧笑着。

是那种令人如沐春风的笑容。

她正要说话，男人的手机响了，他礼貌地说了句“不好意思”，就出去接电话了。

苏玳玳依旧头脑放空中，肚子“咕噜”一声响，也真的是饿了，于是只顾埋头苦吃起来。

乔扬走进馄饨店时，看到的就是那样的场景。他微微一笑，这小姑娘也真可爱，迷迷糊糊的，只顾低头吃馄饨。

“你很爱吃馄饨？头都要埋进碗里了！”乔扬开起了玩笑。

苏玳玳险些被噎着，他连忙递了一杯水给她，正要说话，他的手机又响了。实在无奈，他只说了句“那我先走了”就匆匆离开。

“哎，谢谢你啊！”可话还没说完，笑得很好看的男人已经走远了，苏玳玳哀叹，自己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！

苏玳玳上了楼，才发现林雯坐在她家门口等了她许久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林雯有些担心。

看到林雯的神情，就知道她想多了。苏玳玳笑了笑道：“表姐，你不



会以为我跑去跳楼了吧？不就离婚嘛，我至于那样吗？”

林雯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好一会儿，才发现她还穿着居家服。

“走，我们吃大餐去！”林雯十分豪爽地小手一挥。

“表姐，我刚吃过了。不饿。”

苏玳玳原来很爱吃的，尤其是心情不好时，一向是化悲愤为食量的。见苏玳玳拒绝，林雯知道，这傻傻的小表妹，这一次是真的伤得不轻了。

林雯叹了口气，又换上了大笑脸：“那我们领奖去！”于是，她推着苏玳玳进屋子，换了身裙子。

等站到了领奖处，林雯笑嘻嘻地说：“我就说嘛，人靠衣装，你这样打扮打扮多好看啊！”

苏玳玳撇了撇嘴。这墨绿色的连衣裙，还是林雯送她的生日礼物。好看是好看，可是很修身，又是名牌，实在与她日常的风格不怎么搭，所以她很少穿。

今天是要领奖，她才穿了来。到要拍照录影时，林雯忽然说了句“等等”。

一众人看着她俩，苏玳玳又囧了一下。

林雯变戏法似的从大大的坤包里取了一个大黄鸭的头套出来。

苏玳玳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：“表姐，你不会是要我戴着这个吧？”

“我好吧，给你挑了一个这么可爱的！”林雯十分得意。

“我可不可以不戴？”苏玳玳的眼皮颤了颤。

林雯不乐意了：“这是要上电视的，戴着保护隐私，毕竟你可是中了奖的，还想不想安全离开这儿了？”

苏玳玳很不情愿地接过大黄鸭头套，囧囧地说了句：“交完税没多少的，又不是中了几千万、一个亿。”可她还是把它戴上了。

出了领奖大楼，苏玳玳还戴着那个大黄鸭头套。林雯有心捉弄她，

不让她脱下来：“等上了出租车再脱啊，不然很危险，别让人认出来。”

苏玳玳哭笑不得，一见出租车到了，就赶紧脱下了头套。还没来得及上车，就听见一声笑，她抬头看去。

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正好停在了出租车后面。

黑色小轿车驾驶处的车窗没关上，里面坐着的男人有些面熟，脸上的笑意温润，正向她看来。

估计是见她戴这东西太搞笑了。

内心正窘迫，她就被林雯推上了车。

看着她的车子走远，乔扬笑了笑，这小姑娘是来领奖的吧！还真是……有趣！

等久了，乔扬给同事打了个电话催促，同事很快就下来了。

同事见到乔扬笑眯眯的，似乎心情很好，坐进了车里，他才说：“怎么，中了五百万大奖了？”

“比中了大奖还要开心。”乔扬随意答道，发现同事正好奇地看着自己，敛了笑道，“安全网络修好了？”

“按你的设计方案，修补好了。”同事迅速回答。

乔扬“嗯”了一声，就开车离开了。

林雯把苏玳玳拐进了一家商场，坐上电梯直奔顶楼。

看着观光梯外，流光溢彩的夜景，林雯一笑，摊手道：“领了奖金，你可要请吃大餐了啊！”

“不带你这样的。”苏玳玳终于有了点笑意，“就知道你拐我来这儿，目的不纯。”

离婚已成事实，可生活还是要过的。无论如何，脸上总要有笑容。妈妈说过，女孩儿要多笑笑，才漂亮，人就应该笑着过下去。她要坚强、独立、自信。那是她离了婚的妈妈教会她的。苏玳玳叹气，自己终是步了妈妈后尘。



“其实你有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？”林雯看着小表妹，认真说道。

这样的一本正经倒是真把苏玳玳逗笑了。林雯从来不是正儿八经的主儿，她简直就是时尚女魔头，忒有主见，也一向走在潮流前面。

见苏玳玳这样看着自己，林雯笑了笑，拨了拨极长的波浪鬈发，道：“你与宋子衍都太年轻。当初，你妈和你爸就不赞成你嫁给他。他太理想主义，太浪漫了些，少了包容，说白了，他就是自私。你刚二十三岁，大学毕业不过一年多，结婚也才一年多，并非你不了解他，怕是连他也不了解他自己，他又怎能怪你不够了解他？那谁又来了解你！”

“你一向善辩，我说不过你。”苏玳玳苦笑了一声。

“即使你有责任，那他就完全无辜了？”林雯也不急，“他若是真懂‘责任’二字，就不会急着爬上那女人的床！”

其实林雯说的，她都懂，若他能早早地开诚布公和她谈自己的感受，那她就会明白他的压力，就能及时抚慰他，而不是让另一个女人去关心他……

苏玳玳终是鼓起勇气，对林雯说道：“我是打不死的小强，你就别替我操心了。这不，我又能吃能喝了哟！”说着，没心没肺的笑就挂在了脸上，她乐天得很。

林雯看得出她心中的伤痛，但也无奈，有些伤只能交给时间抚平了。

[2]

回到小区时，已经快晚上九点。

小区里过往的人很少，十分安静。

独自走在小区的石子小道上，苏玳玳有些落寞，但又马上替自己打起气来：“笑起来，你还这么年轻！”

一片粉紫的花瓣轻轻飘落于她手上，是绣球花的瓣。

小区虽小，但环境倒也不错，种植了大量的绣球花，花团锦簇，点缀在一片片碧绿之中，单是瞧着，心里就一片欢喜。而这里的邻里关系

也特别好，大家都很热心。前面一栋房子的王妈妈熬了汤，常叫上她夫妇俩一起喝。再过去一栋的陈妈妈家的小女孩泠泠可喜欢她种的花草了。而后面的李大爷每次见到她，都会和她打招呼。就连物管处的老人也特别地有爱心，喂养着这一带的流浪猫狗。

她喜欢这个小区，所以也没搬离“伤心”之处的打算。

一声猫咪的叫声引起了苏玳玳的注意。她抬眼一瞧，矮矮的绣球花树下，一个年轻男人正在喂着小猫。

那男人修长好看的手指，爱抚地揉着小猫的耳朵，另一只干净的手心上还有一些猫粮。见她看他，他报以一笑，笑容明净爽朗。她脸上一红，忙错开了目光。

突然，她眼前一黑，顿觉得一阵头晕目眩。

“小心！”男人连忙站起来扶她，手按在了她肩膀上稳住了她。

“下下依（谢谢你）。”苏玳玳红着脸道了谢，想推开他一点，又觉浑身无力。

男人爽朗一笑，道：“我叫乔扬，搬来这个小区有一段时间了。你还记得我吗？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，“你脸色有些苍白，不如我送你回去？”见她点了点头，他对着小猫道，“待会儿再来看你。”

“它听得懂？”苏玳玳好奇地循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有一个掩在矮树背后的看来是新近才放进去的猫窝。猫窝里还有三四个绒团般的小猫和一大堆的猫粮。其实，她已经认出了他来，就是今天请她吃馄饨的好人。

“猫粮要另放才好，我家有个小盘子，你待会儿拿给它们作食盒呀，这么放猫窝里会弄脏窝。”苏玳玳低声说道，声音柔软。

“不单是猫猫，连我也觉着受用。”见苏玳玳不解，乔扬笑道，“吴侬软语，果真是动听。你是上海本地人？”俩人边走边聊了起来。

苏玳玳的脸更红了：“你倒是个自来熟的。”她怪他言语轻佻，但见他一双清朗的明眸，便打住了话头。他的眼睛明亮，大而狭长，是异常美丽的丹凤眼。



苏玳玳深信，有清亮眼睛的人一定不是坏人。而且坏人也不会帮她抢回包包与请她吃馄饨啊！

她大大方方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：“乔扬，谢谢你。我叫苏玳玳，不是上海人。”“只是住在上海久了，才会脱口就说上海话”后面这半句，她没有说出来。

“苏州城里常见的花，就是玳玳花。玳玳花美，纯白、洁净，像你。”乔扬赞道。他的眼睛那么亮，那么认真，眸底清辉一片，并无一点杂质。

苏玳玳被这样的目光所吸引，笑道：“原来你懂玳玳。”心下暗道，就连她是谁人，他也猜到了。

本是一句平常的话，她的意思也不过是指他懂玳玳花。没心没肺如她，却不想“玳玳”二字其实也含了她的名字。见她满脸天真，满脸欢喜地瞧着自己，乔扬心底泛起一丝涟漪，含笑答了：“对，我喜欢玳玳花。”

“我也喜欢玳玳花，虽然普通，但不与群花争朝夕雨露，该生便生，该灭便灭，生命力旺盛。”苏玳玳不假思索道。

接过了苏玳玳递过来的小盘子，乔扬忙退出了她小小的家，礼貌道：“我就住在前一栋，三单位三楼。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就来找我。谢谢你的招待。”说完不忘把她递过的茉莉花茶喝完。

见他目光在窗台上的玳玳花上留恋，她想了想说：“你等等。”然后小跑进了连通客厅的卧房，把窗台上那盆小小的玳玳花搬了下来。

他马上跑了过来帮她，接过她手上的花盆时，只听她道：“这盆花，你喜欢，就拿去。总胜过无人欣赏……”最后半句便低了下去。这盆花，宋子衍并不喜欢。他总是说要送她玫瑰、郁金香，那些花才明艳照人，不过她为了省钱，不许他买。

想起从前，她愣怔了许久。乔扬一直默默地等待着她。

等她终于回过神来，一抬眸，对上的却是他温柔的目光，她忙垂下了眸子。

“怎么会无人欣赏，你就是它的惜花人！”他的一句话终是点醒她。对！她就是玳玳花，玳玳就是她，即使宋子衍不懂她，可她要懂得自己爱自己！

“谢谢你！”她脸上泛起了美丽的红霞。她那对亮晶晶的眸子焕发出了动人的生气，十分耀眼。

乔扬一笑，转身离去。

第二天醒来时，苏玳玳觉得浑身不对劲。

身体畏寒又发烫，肯定是感冒了。她在被窝里做了很久斗争，才起床。等她梳洗好，准备换衣服去上班时，却听得一阵敲门声，不紧不慢，敲两下又等一会儿，又敲了两下。

“谁啊？”她问。

“是我，乔扬。”

她走到门边，开了门。

乔扬笑了笑说：“不请我进去坐坐？”可下一秒，他已经察觉出她的不对劲来——她脸色很苍白。

“你怎么过来了呀？”苏玳玳正要去倒杯茶，却被他一把按住了手，只觉得她的肌肤滚烫。

“昨晚见你，就发觉你似乎有些不舒服，想了一晚上还是不放心，就过来看一看。你可能发烧了。”他先扶了她到一边坐。

苏玳玳在小事上，是有些小迷糊的那种人。此刻，她还穿着睡裙，V字领，领口拉得有些低了，露出胸前大片雪白的肌肤，因为体温上升的缘故，莹润如玉的肌肤又泛出了微微的红来，十分诱人。

乔扬见了，耳根隐隐发烫，连忙脱下了西服盖到了她身上：“早上凉，你先披着。”然后就进厨房去了。

可这一来，苏玳玳已经明白了过来，臊得不行，连忙去换了身衣衫。等她从卧室再转出来，他已经弄好了早点，清粥配小菜，清淡可口。

“趁热吃。”他对她招了招手。



她低声说了句“谢谢”，把头埋进了碗里。

他看她喝粥，忽然笑了：“你看着真像某种动物。”

她抬头，一对亮晶晶的大眼睛满是疑惑地看着他。

乔扬说：“像鸵鸟。”

苏玳玳：“……”

后来，还是乔扬送她去的公司，并叮嘱她实在不舒服就要去看医生。

临走前，他还不忘叮嘱她多喝些水，这样才好得快。

苏玳玳后知后觉地发现，他是一个很温柔体贴的男人。

乔扬很想一下班就去找苏玳玳。虽然，他也知道，自己急切了些。可他不想再等了，他第一眼见到她，就喜欢上了她。爱情就是这样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就像……就像《牡丹亭》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不过是为了那个人神魂颠倒而已。

见自己的上司发怔，同事笑着打趣：“又想起了那五百万大奖？”

乔扬不答反问：“你说说，一见钟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可嘴角却不自觉地扬起。

原来是怀春了！同事依旧毒舌：“哪有那么多的一见钟情？所有的一见钟情都不过是见色起意！怎么样，这次遇见大美女了？”

美吗？乔扬问自己。其实，苏玳玳是美的，只是美得不自知。她的那种美，需要细细品尝，才会发觉。

想起她不舒服的样子，乔扬正想提早些下班，顺便带她去看看医生，可紧急文件到了，他需要马上出差。

于是，再不舍，他也只能将那份急切压了下来。



[1]

乔扬倚在窗台上，看着置于窗沿上的那盆玳玳花，不禁扬起了嘴角。他与她三年前有过一段邂逅，只是她不记得了。

三年前，他第一次到苏州游玩。游园林之余，他还去了七里山塘。小桥流水，粉墙黛瓦，小巷深处，是一段一段的景致。移步换景，尽得苏州园林精髓。

街河并行，他走着走着，就走进了姑苏小巷，走进了山塘小街。星罗棋布的小街小巷，所倚的便是水了。当微雨半斜，乔扬不自觉地就有了心事。江南的景，有时也挺忧愁。他被雨一打，站在桥头时，那副心事重重还衰的样子，惹得旁边的姑娘“咯咯”笑。

她的笑声清脆，像银铃，灵动活泼。他一抬眸，就对上了她的一对大杏眼。她坐于绿水桥头，两只脚晃悠晃悠地，身上衣服微湿。她的发丝沾满了雨露，贴在脸上，显得苹果似的脸圆得很可爱。她那对眼睛很亮，但有些红肿，分明是刚哭过了。而且她没打伞，连鞋子也掉了。

乔扬往河上看去，果然看到山塘河上浮着一只小鞋子。鹅黄色的绣



花鞋，鞋头尖尖，缀着一朵手绣的翠色牡丹，有种销魂夺魄的味道。

又是一声笑，他听出了她的嘲讽也不恼，上前了一步，说：“小朋友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”见她看似十八九岁，他便故意叫她小朋友。

她咯咯笑。等他反应过来，她是笑他刚才一本正经站桥头的样子，又听见她说：“你就是这样搭讪女孩的？”接着她笑得更厉害了。

她的那种笑，没心没肺，笑得天真爽朗，很憨，而且还很美，像《聊斋》里的婴宁。

见她笑得前仰后合的，真怕她摔下河里，乔扬说了句：“小心！”

她轻巧一跃，跳到了桥板上。雪白的双足踏在有些泛黄的石板上，被雨水一打，楚楚可怜。

“喂喂！你是不是有恋足癖啊？干嘛老盯着人家脚看！”她不高兴了。

乔扬连忙移开视线，从袋子里一阵好找，终于找出了一对人字拖鞋，递给她。见她不接，他尴尬地笑了笑：“石板凉，你也不想光着脚走回家吧？”

人字拖被她一把抢过，她穿上，“嗒嗒嗒”地跑了，还不忘回头冲他做了个鬼脸。雨天路滑，鞋子太大，她跑得有些踉跄，他替她担着心，可一想到她调皮的神情，又放松了下来。那样皮的一个姑娘，灵活得很，不用担心她摔跤。

其实，他刚才走到桥头时，就注意到了她。她分明在哭泣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谁让你气我！谁让你气我！气跑了我，又不来哄我！哼！”

原来是小情侣吵架了。

七里山塘的主街道比较热闹。到了绿水桥这边上，游人少了许多。雨斜游人稀，连景致也添了抹清妍姿态。他站在桥上北顾山塘河景致，拍了许多照片。正要捕捉景物，又听见她转忧为喜的话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原本是我欺负他，还是我哄他算了。”一说完，她又是眉开眼笑的样子了。

乔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善变的女孩子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难得的是，如此没心没肺，笑得很可爱。乐观、开朗、活泼、可爱，是她